

# 沙漠里的一团火

## 人养花,花养人

谢先莉

公司新招聘了一批员工,我负责给他们做安全培训。培训完后,他们提着各自的行李来到宿舍楼下等待分配房间。一堆花花绿绿的行李箱里,有一个粉红色的行李箱上,摆着一株向日葵。它长在小花盆里,精致而明媚,像一张可爱的笑脸,观察着新的环境。

向日葵的主人是一个穿着朴素、梳着羊角辫的姑娘,20来岁。她望着高高的宿舍楼,微微笑着。我经过她旁边,忍不住问道:“怎么找工作还带着花草?”她说,向日葵是上一家工厂的同事送给她的,她舍不得丢下,就带着一起找工作。“您看看,它多可爱呀!”

这让我想到了一桩往事。1999年,我20岁,初出家门来到南方找工作,一个月无果。那天已是身无分文,我一天没有吃东西,实在饿极了,就去菜市场附近转悠,看到一位老人在路边摆摊卖包子。我厚着脸皮上去小声乞讨。老人给我一个菜包,问我会不会做包子,我狼吞虎咽吃了菜包,说不会做。他又问我愿不愿意学,我想到自己已经走投无路,就决定跟他学做包子。

老人在菜市场附近的村子租了一间瓦房住。小小的瓦房,既是做包子的作坊,又是住人的卧房。睡觉的地方,是他自己搭的小阁楼。做包子的工作很无聊,使我留下来的,是那瓦房上的一丛植物,别人叫它“落地生根”。它们在看不到泥土的房顶上,居然开出一片红云似的花朵。爱花的我看到它们的第一眼,便惊讶又感动。

做包子3个月,我有了积蓄,重新找了一家工厂去打工。走的时候,我借了一架梯子,爬上屋顶扯了一株“落地生根”。我带着小小的它去新的工作岗位。在那间住着8个人的宿舍,我是唯一养绿植的人。那株“落地生根”在半个矿泉水瓶做的花盆里,长得精神抖擞,而且叶子周边长出许多小叶子。小叶子掉在阳台的地上,遇到潮湿的地方,居然长成了一小片绿地。

那小小的植物,不仅为我单调的宿舍增添了一抹绿意,更成为我面对挑战时的精神支柱。每当我在工作中遇到困难,或是感到孤独无助时,我就会看看那株长得旺盛的“落地生根”,它的生命力总能带给我无尽的鼓舞。

看到这个带着向日葵找工作的女孩,想到曾经陪伴我度过人生至暗时刻的“落地生根”,我禁不住感慨万千。人生没有坦途,但只要像那些植物一样,保持乐观向上的精神,积极适应环境,努力扎根生长,就一定能在城市的土壤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,绽放出鲜艳的花。

## 天柱山观云海

张永生

淅淅沥沥的春雨下了一夜。清晨5点半,雨霁天晴,司机李师傅如约而至。路上的雾很大,车时打开雾灯小心翼翼前行,时而又钻进雾中不停地按着喇叭。从安庆酒店至天柱山,60多公里的行程,汽车竟行驶了两个多小时。

等我们坐上景区索道的接驳大巴,岚雾时隐时现,群山的轮廓逐渐清晰。太阳升起来了,视觉的葱茏和草木的清新,让人觉得神清气爽。天柱山是安庆唯一的5A级景区,也是世界地质公园,这里山高林密,负氧离子是正常标准的3倍。李白称此山:“奇峰出奇云,秀木含秀气。”

大巴沿着蜿蜒的山路行驶,车窗外视野开阔起来,转过一座山头,霞光突然倾泻下来。晨光下,我分明看到了海市蜃楼般的奇妙景观。目之所及,白云像千万只羊群奔涌,云层之一马平川,太阳正挥舞着光鞭,驱云逐雾。我喊了一声坐在前排座位上的同伴:“快看左边。”此时,车脚下竟出现了波涛汹涌的气浪,刚刚还高低错落的翠绿山峦,被大片大片的云絮瞬间涂染成了银白色,只有远方几处稍高的山峰像大海里的黛色礁盘探出云端。一车人都惊呆了,并不约而同地雀跃欢呼起来,手快的游客已咔嚓咔嚓地拍照了。铺天盖地的云海,在旭日下泛着金光,奔涌着,真切地呈现在眼前。事情发生得太突然,以至于令人怀疑是在梦中。此刻,脚下是山,眼前是海,太阳在云海之上,心中是惊喜,是幸运。这是大自然造化的奇幻天界,是夜雨铺陈后天柱山的云海奇观。

唯有登高,方能望远。唯有奔赴,才能与不期而遇的美好相逢。

人生又何尝不是如此。我们陶醉在这忽然造访的苍茫云海里,共情于天地演绎的奇幻山海。大巴继续向高处攀爬,云海与我们也渐行渐远,风来了,云淡了,岚雾如轻纱渐渐散去。而刚刚那场与云海的邂逅,却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里,时间越久,越清晰。

## 细水长流

晓柠

年纪渐长后,身体会悄悄发出信号:熬夜后恢复变慢,久坐易腰酸背痛,稍忙便疲惫难消。从前总以为年轻就是资本,凡事靠体力硬拼,如今才懂,人生拼的不仅是一时蛮力,而是细水长流。

真正的养生,从不是刻意精致或盲目进补,而是把健康融入日常。一粥一饭,一朝一夕,认真对待自己,就是最好的养生。健康没有捷径,唯有日积月累坚持,才能换来长久的安稳。

好好睡觉,是最便宜的保养。30岁后才明白,睡眠是身体最基础的自我修复。长期熬夜会消耗免疫力,让小毛病接踵而至。不必追求严苛的作息,只需尽量早睡,睡前放下手机,让身心归于平静。一夜好眠,胜过万千护肤品。

规律吃饭,是最踏实的健康。三餐不定,外卖将就,最伤肠胃。好好吃饭是对自己最基本的负责。饮食清淡,荤素搭配,少生冷油腻,多新鲜蔬果,认真对待每一餐,身体自会回馈你充沛的精力。

适度运动,贵在长久坚持。不必追求高强度训练,每日散步、做做拉伸,久坐后起身活动片刻,就能让身体舒展。长期坚持,血液循环更通畅,气色与心态都会悄悄变好。

管理情绪,是最易被忽略的养生。生气、焦虑、内耗,虽然只是心情波动,实则很伤身体。学会放下无谓的计较,接纳生活的不完美。心宽一分,气顺一分,身体便少一分郁结。

懂得休息,是成年人最高级的自律。太多人习惯硬撑,以为咬牙坚持就是厉害。殊不知,真正成熟的人,懂得适时停下。休息不是偷懒,而是为了更好地出发。

健康是人生所有美好的前提。年少时总忽视身体的信号,等到力不从心,才深知健康的珍贵。真正的生活通透,始于好好爱自己,认真养身心。

好好我们往后余生,不慌不忙,善待身体,安抚心情,把自己放在首位,把平凡日子过得温暖而有力量。人生下半场,拼的不是财富与名气,而是谁更健康、更从容,走得更长久。

## 劳动者故事

张俊

“若羌西项目是中国石化难度最大的物探项目,那里的沙山,无论是面积还是高度,都是空前的。”勘探部小张的这句话,瞬间点亮了我的双眼。作为一名油田摄影师,我一直想要这种拍摄的机会。

春节前,手头工作刚告一段落,我便与驾驶员小杨,一头扎进了通往若羌西项目部的沙漠公路。

若羌县,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东南缘,是中国面积最大的县——20.23万平方公里,相当于两个浙江省。沙漠在这里长成了大山的模样。沙层太厚,导致攀登难度剧增,物探设备精度骤降。但石油人骨子里刻着八个字:逢山开路,遇水架桥。中国石化调集多路精兵,专挑寒冬无风期,扎进了这片无人区。

我从西北油田台基地赶到项目部时,天空已经繁星点点。第一次来到项目部,印象最深的不是荒凉,而是这些常年在沙漠里奋斗的同事们。他们说话中气十足,眼中炯炯有神。

我获悉的第一个典故,就是工程监理艾瀚的笑话:“今天我走了5.6万步,终于拿了个朋友圈第一。但实际上,我一步未走,在通往工地的136公里的坑洼路上颠了6个小时。每一次颠簸,都被微信计成了一步。”

这个笑话,让共进晚餐的同事们开怀大笑。在欢声笑语中,大家把工作餐吃出了饭店大餐的感觉。

晚上,小张说给我们提供了最高标准的住宿:我和司机小杨住一间营房车,车里有四张高低床,一晃就有摇摇欲坠的感觉。我躺在床上,哭笑不得。这确实是“最高标准”,因为在这片“生命禁区”,居然有4G网络。

“我们刚进来时,就花了100多公里的电信光纤。”项目部SGC2113队的党支部书记王栋深有感触地说,在无人区,网络信号非常可贵,不仅能提升工作效率,还能让单身青年谈上恋爱,让想家的人诉说思念。

清晨,我独自爬上一座沙丘,期待着大漠日出。

当一轮金日浮出地平线时,延绵不绝的沙丘被赋予了一层光芒,黑夜和寒冷被逐一驱散。拍了十几年的沙漠,但此情此景依然击中了我的心,因为不仅壮美,更有磅礴的生命力。我赶紧升起无人机,把大自然的造化,一帧一帧地抓拍了下来。

天亮之后,项目部全员启动繁忙模式。

大家匆匆用过早餐,便各自奔赴岗位。虽然是腊月二十九,这里却毫无节日的惬意。

“春节前后,正是沙漠里施工的最佳时机。”队长孟佩文说。每年11月到次年1月,塔克拉玛干迎来短暂而宝贵的无风期,那是物探施工的黄金窗口期。所以他们年年都在沙漠里过年,日夜轮班,做出令甲方满意的业绩。

第一次冲击若羌西那座最大的沙山,是项目部最燃的时刻。王栋扛着党旗,沿着山梁斜插而上,带头往上攀爬。身后五六十号人,沿着他的脚印,一步一陷地跟上。那天的天空湛蓝通透,冬日暖阳让人充满活力。他们有说有笑,互帮互助,两个多小时后,终于全部登顶。王栋站在沙梁高处,挥舞着党旗,大家跟着挥手欢呼,共享着征服的喜悦。

“别以为无风期就是绝对的没有风。”安全副队长柴卫华告诉我,“十天前忽然来了一场沙尘暴,六级,但是项目部零损失。”原来,他们早在进驻之前,就跟气象局签了预警协议,跟应急管理部门建了联动机制,专门修建了一座直升机停机坪。在这里,未雨绸缪,是安全的保障。

若羌西项目的生产工期只有20天,准备却花了整整3个月。

优选的1600多人来自天南地北;138公里的沙漠保障线,是推土机硬推而成;近万吨的施工物资,靠着车队多次跋涉艰难送达。



坐着巴士去赏花

云南昆明,游客们乘坐观光巴士穿行在蓝花楹树下。近日,昆明市五华区教场中路两旁的蓝花楹竞相绽放,美不胜收。 本报通讯员 郑益 摄

## 家乡味道

阮文生

蒸菜是安徽瓦垄的常见菜。我原以为主料是菜苔,后来晓得,蒸菜融会贯通的能力广。白菜、蒿子菜、菠菜、萝卜菜,一切带叶子的菜,都是它的料。

各种菜料洗净切碎拌上米粉,往饭头一倒。蓬蓬松松一满锅,盖上锅盖,人坐到灶口,添着红茅草。锅里上下都在轰隆隆、噼里啪啦地响。马兰头、蒿子菜、芹菜苗等,泥土深处高举起来的植物,在腾云驾雾,在忘我逍遥。

蒸菜开锅后,大改了先前的样子。有些糊塌塌的,但比糊塌塌硬朗些。蒸菜其实是对叶子菜来了个大改变。叶子菜到了一个新环境,穿戴变了,可口音没改。绵软了,骨子在。一接触,还是爽口亲切。

远离了家乡,想吃蒸菜,不会做。回家问母亲,总算搞清了做法。这道菜是瓦垄的名菜,各家都做,但法子不太一样。母亲的绝活还有一手,在生料里埋一块生猪猪油。锅盖揭了,那儿油汪汪的一大片。再来一阵搅拌,香气绕梁啊!饭头可以留块地方,蒸肉或放其他东西。母亲给我加蒸了一块腌鲤鱼。咸淡搭配,荤素都有,味道足了!

我家的蒸肉其实就是米粉肉。切好的瘦肉、肥肉、五花肉,拌上米粉,这是母亲的搞法。多少回,母亲围着围裙,袖子揩得高高,筷子撵着碗里的粉肉,一片片地放到了锅的饭头。窗里的风,乱了银丝,往下的光亮,罩住了母亲的一双脚。

现在桂花树下有绿荫,我坐在灶口把控

王培静

岳父早年去天津惠丰堂当学徒,从跑堂的到上灶炒菜,不知吃了多少苦。后和从老家来的岳母结了婚,在天津有了4个孩子。20世纪50年代末,全家一起回到了山东老家。由于识字有点文化,岳父当了生产队里的保管,岳母虽是小脚,但能干会说,当了妇女队长。

每次他从外面回到家,岳母就会说:“受累的回来了。”一边麻利地把早已沏好的茶水续上些热水,轻轻放在他面前。岳父在外面再苦再累,回到家听到那句安慰的话语,好像就轻松了许多。

“受累的回来了”,真是让人心里升起一股温暖。这句话虽然普通,却包含了一个家庭妇女对亲人的关怀、安慰和尊重。

镜,身材清瘦,很斯文的样子。他工作单位在甘肃,在西北干了一辈子地质工作,退休才回到北京。他为人低调,说话轻声细语。学习的那个星期,每天午饭和晚饭后,我们都一起去会议中心的湖边散步、聊天。

会议中心离我家比较远,去时倒了好几趟地铁才到。他住大兴,也不近。学习结束,我们搭文友的车走了一段,中间下车一起去坐地铁,到了地铁站,他突然说:“王老师,我先送你回去,我再回家。”

我比他年长几岁,戴着助听器,他是怕我倒车倒迷糊了回不到家。多么普通的一句话,对我来说,却是多么暖心的一句话。萍水相逢的朋友的这句话,可以温暖我一生。

小区里的一个老年妇女,退休前是街道的司法助理员,为百性的家长里短东奔西走,没日没夜地忙碌。虽然工作很琐碎,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情发生,但她感觉过得很充实。

退休后,天天待在家里,刚开始还有些不

## 一句话,一辈子

适应。慢慢地,她就享受这样的生活了。丈夫还在上班,女儿结婚后住家里,又有了小外孙,她天天早起做好了一家人的早饭,然后送小外孙去幼儿园。之后她直接去早市买菜,回到家再打扫卫生。中午吃饭自己凑合一下,下午到点就开始准备晚餐。她心里想,我要把过去上班时欠家人的补回来。

这天她接外孙回来,走到半路,突然觉得很难受。她坐在路边歇了好大一会儿,全身大汗淋漓,见天色慢慢暗了下来,她咬着牙,领着外孙回到了家,坐在地上就再也站不起来了。

丈夫、女儿、女婿相继回到了家,她看着所有家人,艰难地说出了一句话:“对不起,我可能再也不能给你们做饭吃了。”说完就昏了过去。

“对不起,我可能再也不能给你们做饭吃了。”是她留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声音,也是她对家人的奉献、牵挂和爱。

有时候,看起来平常的一句话,足够让人记一辈子。

## 致母亲

鲁北

太阳像屋顶的炊烟  
升起来,月亮  
似归群的羊群,落下去

母亲,我把一生最心碎的哭泣  
给了您,一次是您能听见的  
一次是您听不见的

六十年  
我没来得及转身  
您已远去

## 删繁就简

邱玲娜

天暖了。我推开门橱找薄外套。

里面塞满羽绒服、棉袄,有些一冬天没穿,还有几件十多年前的款式,穿不出去了,却一年年挂着。薄衫怎么也找不见。于是心一横,把常穿的拣出,那些铁定不会再穿的,该叠的叠,该扔的扔。一通收拾,柜子空了大半。阳光斜照进来,灰尘在光柱里飞舞,竟有一种说不出的干净。心里仿佛也腾空了一块。

想起这些年,总爱攒东西。外卖的纸袋、精致的包装盒、买菜的塑料袋,总觉得日后有用,结果塞了满满两个柜子,真到用的时候又忘了,还是去买新的。柜子越塞越满,东西越囤越多,心里也跟着乱糟糟的。

其实何止是物件,通讯录里那些久不联系的名字,社交场合里那些言不由衷的客套,还有那些不断消耗心力的人与事,不也是一样吗?我们攒着这些,以为是人情,是后路,结果只是让心变得更拥挤。

人生大概就是这样:想要的太多,以为拥有便是富足,殊不知你占有的也在占有你。就像握沙,握得越紧,漏得越快。

断舍离,断贪念、舍执着、离物累。道理浅近,做起来却难。人总舍不得松手,殊不知空出来的地方才能照进光。衣橱如此,心亦如此。

收拾停当,外套找到了,挂在最顺手的位置。那些清出去的旧衣,叠得整整齐齐,放在门口,等着被送到最合适的地方去。柜子里余下的每一件,都是常穿的、心爱的。

那天下午,我又顺手翻了翻手机通讯录,删掉了那些一年也说不上一句话的名字,退出了几个从未点开的群聊。忽然明白,原来内耗就是这样一点一滴渗进来的,你不好意思拒绝的应酬,你硬着头皮维持的关系,都像衣柜里那件永远不再穿却又舍不得扔的大衣,挂着,占着,暗中消耗着心力。

忽然想起一句诗:“删繁就简三秋树,领异标新二月花。”人生到了某个阶段,便不再想做加法。少些欲望,少些纠缠,把力气花在真正要紧的事上。凤凰浴火,舍了旧羽,方得重生;先舍而后得,原来天地万物,莫不如此。

直起腰,天色已经暗了下来。我走到窗前,看夜色渐浓。衣橱空了,心也静了。原来真正的富足,从来不是拥有多少,而是需要多少,便恰好有多少。不贪,不争,不囤,不役于物。极简,从来不是一无所所有,而是刚刚好足够。

缘分珍惜,缘去不留。那些被请出生命的人与事,不必遗憾。它们完成了陪伴的使命,安静退场。